



09972

高子遺書卷四

明高攀龍著

譜序



高攀龍曰吾作譜而滋懼也夫譜以譜其可知者已爾由可知者推而上之何如也祖也由不可知之祖推而上之何如也天也然則吾之一呼吸而在吾之親在也吾親之一呼吸而在吾之祖在也吾祖之一呼吸而在不可知之祖在也吾之祖一呼吸而在天地始交之呼吸在也嗚呼嚴哉吾之身即親也即祖也即天也吾之兄弟吾之宗吾之族皆親也皆祖也皆天也是故君子之孝沒身焉而已無不孝也則無不敬也出於敬入於刑矣嗚呼嚴哉夫天與吾一呼吸也其感其應一呼吸也以爲不信則祥之魚何以出於冰宗之竹何以笋於冬江之流何以湧於詩之舍諸如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六十一

一

此者動於此應於彼如舍矢之及於鵠焉善者如是何怪不善者之必以誅而不聽耶今世人所求者富貴爾夫富貴善人之資不善人之刑也其出道也彌甚其入刑也彌酷蓋昭昭於耳目之前人驚俄頃之欲而弗顧也悲夫是故君子一舉念而弗敢忘親一舉口而弗敢忘親一舉足而不敢忘親懼其僂吾身以僂吾親也是故修諸心者謂之五德修諸躬者謂之五事修諸世者謂之五常修此三者之謂敬之謂不忘其親也是故貴而可賤而可富而可貧而可壽而可夭而可險而可夷而可其順福也其不順非刑也君子弗畏也詩曰胡不相畏不畏於天夫豈其影響恍惚焉而直爲此兢兢乎高攀龍曰嗚呼訂頑其至矣哉蓋爲天下萬世而譜其祖也

譜傳

高攀龍曰譜其弗可已矣夫譜以追往示來也人必有所自始家必有所自興起家之主必有異人者焉其子孫始未嘗不兢兢而後稍陵夷也禍敗所由來矣夫圖其終其始未有不慎也思其始其終未有不善也是故祖考思子孫可守無不慎之始子孫思祖考艱難無不善之終安危所係豈不大哉往余聞吾祖黃巖公事至纖悉也今已有若存若亡者焉況由此而之乎吾甚懼前者之弗著來者之無聞其於開承奚賴譜其弗可已也爰述家傳稍次其行事使後世得覽觀焉高氏可知之祖自孟永公始聞之吾祖曰高世居青城鄉世農其事無傳自孟永公始居邑東南隅贅福州守張公遜軒而字號不可考矣嗟乎士生治世耕田鑿井相忘帝力身沒之日與化而徂夫亦身經兵戈之苦貴隱賤通不習文字使然遐哉邈矣一代之興幾於厥初生民之始也夫 曰耕樂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六十一

二

公諱如圭孟永子也好學能詩善清言生六男子曰羽曰翼曰綱曰習曰翰曰倫羽翰蚤卒倫出贅朱海家生卒缺葬龍山 曰省軒公諱翼字鵬舉以字行耕樂公第二子也聞之吾祖曰其行已也敬而信以篤誼重於時縉紳先生推稱之娶鄒氏生二女長女字華馴爲贅婿次女嫁陸繼初二室錢氏生子曰適後娶鮑氏生子曰遜公以宣德丁未年生以成化乙巳年卒月日缺葬龍山蓋攀龍於敝篋中得先世析箸書而重傷之也曰嗟乎昔之人艱難如此哉耕樂公既沒鄉孺入秉家成化五年四月析諸子人受田千畝一牀一卓一櫥一爐一盃一磨兄弟三人屋五楹而已至省軒公遂有田三百畝斯非善承善開者乎夫星星者培之其火傳焉涓涓者疏之其流衍焉惟善之積亦然故君子思艱則善心生也豈獨稼穡之難哉 曰雪樓公諱適字伯達省軒公長子也生

九歲而省軒公疾革鮑孺人所生子曰遜者尙襁褓於是省軒公謂其贅婿華馴曰而念此兩孤一切戶外事而勉之矣居久之華婿多耗蠹家人不堪鮑孺人乃析產三令婿與二子受產婿而別建繇田授婿令應繇然婿益善蠹將挈所授繇田歸不爲高氏繇也於是胥訟之官卒還所授繇田二十五畝去當是時雪樓公且壯撫膺痛曰吾以蚤失怙故失學孺子可教矣蓋指黃巖公也卽開塾延師勤身治饗殮若饒有力者以奉其師黃巖公卒以此成學聲在諸生中藉甚授經於縉紳先生家縉紳先生聞雪樓公長者多大節願得交歡雪樓公曰吾布衣安能局促軒冕間避匿不見公性恬曠不屑細事亦不識世間人有何等機詐事喜飲酒充然自樂每黃巖公自館舍歸省公必陳饋醕酒倚門待之父子相對飲輒醉醉輒相攜持或時俱仆地相扶大笑起雪樓公一日晨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六十一

三

起若有人當前哦曰又上青山去青山千萬重公怪曰是何異邪無何病竟卒卒之年黃巖公舉於鄉十年矣黃巖公擇葬地久不得可者得可者乃名青山也事固前定豈人力哉公生於成化丙申九月初十日卒於嘉靖庚子十二月廿四日年六十五生男子三人女子二人 嗚呼我高氏之起於儒也自黃巖公始矣黃巖公雪樓公長子也諱材字國文號靜成七歲能作偶句時有誣雪樓公者公願偕至縣庭令占句試之如響應令大奇賞與果餌筆紙爲扶誣雪樓公者十歲能文以嘉靖辛卯舉鄉試爲人剛果英邁重名節多智略邑中有顯者奴笞一孝廉一文學於途諸孝廉文學諱甚求直於太守孝廉中有最辯口得顯者金中撓之公曰去敗羣者事乃濟乃計歸之而後力申大義諸奴皆伏辜旣令黃巖有尙書黃縮有才名家累巨萬侵細民又爲良知家言令至卽

稱門生惟所願指紀綱之僕至令庭令爲設便坐訟獄以意左右
公初謁尙書尙書謬引上坐公卽上坐公亦謂尙書何以教令尙
書曰今學者大患好名如漢之黨人唐之清流是矣宋之名士盡
於史嵩之一毒悲哉公曰固也卽非清流究竟死死等耳以清流
死不勝耶尙書默然一日其僕大帽華衣直入令庭言事公曰若
何爲者褫其衣笞之民大喜皆起暴尙書諸不法事得數百贖公
束之送尙書自爲理盡反侵奪民田地尙書大窘令其子橐珍寶
飾美姬至錫冀餌其家壞之計卒不行語具太學公傳而公治嚴
訟責主訟者凡獲奸猾數人隸之官詞事一不符輒問誰爲此以
欺令也訟遂大簡盜責主捕者盜發過期不獲囚諸捕以次出捕
捕盜盡乃出之盜屏息役責主田者以若干役隸若干田計田承
役役乃均一年而庭可羅雀所攜惟二蒼頭圖書蕭然以間引名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六十一

四

士啜茗咏詩而已有顯者奪民地民訟之公驗果民地也第以二
詩批贖曰一片青山一片金百年人有萬年心鴻溝未必常爲限
倏忽浮雲變古今踏遍青山山轉我問山不語奈山何若無山下
累累塚料得爭山人更多顯者慙而還民地一奸胥世掌軍籍爲
贖冊誣民而匿其應解歲衣食之所從來久不可詰公一日忽入
胥家破壁得眞冊所出入千家公立杖殺胥盡釋誣者卽日清勾
無補軍伍起解大擾良民并焚其冊又有無名冊霍御史核之急
里胥相連斃杖下公進曰奸弊誠有之今死杖下者非爲奸者御
史怒曰如令言何以清勾爲公曰固也非所論於台昔方國珍聚
烏合之衆據茲土高皇帝惡之盡籍爲軍旋散亡此冊在永樂時
已不可問徒殘民無益御史愈怒曰如是盡令爲政也頃之部使
者魏公至御史告之故魏公曰令言是也御史乃喜一聽公六邑

得無擾於是六邑民皆號公眞鐵漢事不決乎願一得當公而倭且突至巖無城寇至公猶坐堂皇矢及案公曰去無之死此矣崔丞呼曰以公得民深出可拯民死掖公後壁出公乃募壯義數格殺賊公亦數數幾死持數日而吾衆集賊懼遁去公曰吾死矣而幸生乃今身吾有矣遂歸自公懸車至捐館凡二十有四年攀龍猶得十餘年見公不問生產不治宮室不近聲色不內寢不外遊不按賓客不事博奕不畜玩好不服華好衣服門不納僧道師巫俳優所居書齋三楹寢室三楹庭中時植百卉四壁瓶罌壘壘者二泉也喜食蓮芡芋栗喜吟杜詩喜談古人節義事喜文中子言敞廬足庇風雨薄田足具餽粥讀書談道足以自樂時誦之輒摩腹長笑訓攀龍輩曰謹以養神勤以養志神完則志銳志銳則學成後攀龍遊海上鴈蕩諸山過巖肅拜公祠祠宇甚治香火嚴祠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六十一

五

前居民爭指余曰此高一合孫也余不解其語問父老則曰噫我公聽斷敏民以訟至持一合米事竟矣往有周太守者案無畱贖民裹米半升結一訟人呼周半升而公加敏故號高一合又曰倭熾時有擒賊數人公訊之曰鴛商也胥奪吾金又誣吾盜公鞠出其橐千金卽取餽鯁之氣鴛也問橐中裝幾何皆符公曰賊劫人金寧知數乎立釋之還其橐又曰倭去公有罰鍰千八百金吏白曰方多事此足自衛公曰吾不受人錢誰當受吾錢者悉輸之府又曰按察司都吏權最重守令媚事之巖有都吏休沐歸爲人居間公怒曰汝吾民也何敢爾笞之十後公以倭事問勘適當吏吏乃謂其儕曰此文不取縣令勿有所冀又曰台之倭自撤海船始海船者募閩人習倭者備倭人給異等餼倭平久舟兵卒以閩輸倭貨至大姓得直且稱貸復往以爲常而亦有遂緣爲奸劫商

船者監司遽撤之諸大姓受輸貨見船撤遂畧其直不與黃尙書家爲多諸兵無所歸又衙諸大姓又素習倭遂搆倭入寇我兵格殺倭往往有生擒舟兵者舟兵大言曰黃尙書令吾等來殺高令公爾諸監司皆喜謂公曰尙書齟齬公久此足報矣公曰豈有是哉彼自恨沒其直爾尙書聞之大慚服父老言細事不能悉志志其大者嗚呼人豈其以聲音笑貌強得者邪公生宏治戊午九月十一日卒于萬厯乙亥四月七日年七十八祀黃巖名宦葬惠山黃家灣生男子一人女子三人 曰處士公名校字國明號靜逸雪樓公次子也生後于黃巖公十八年浦孺人命黃巖公曰而弟也當視之子命公曰而兄也當視之父各受命惟謹孺人卒而公稍稍愛宴遊黃巖公心患之而弗言公所居一堂一齋齋以舍客黃巖公第蚤起攜一書一茶椀坐齋中諸酒人與公往來者屢至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六十一

六

戶黃巖公輒作咯咯之聲酒人從壁隙窺之吐舌去信宿再至如之二至如之諸酒人大驚不復來公亦大窘不復出浹月公乃憬然悟曰吾知兄爲我矣乃皆謝絕諸酒人織膏治生產米鹽瑣悉一切躬親之以其羸與里中交質爲什一息黃巖公喜曰是其心有寄矣於後公時時誦曰非吾兄幾墮落當時只以口舌訓戒我無益也於是一稟法度非義弗蹈女翁楊虹橋者垂沒以千金託公公曰我猶空中鳥翔翔飲啄自如千金入吾家吾入籠中矣以告黃巖公公曰甚善馮賈者以一盒子囊金珥來質其下格函珠賈不知也質金竟去家人曰天與也公弟笑謹藏之明年賈取質公迎謂曰君家有失乎賈曰然去年失珠幾違禍謂竊珠者婢婢投溺幸不死公曰珠今日見君矣賈驚曰珠那得在此公令啟盒得珠寶願以半酬公曰吾欲得珠而取半邪賈泣拜祝曰願公獲

福如珠纍纍公年四十有七無子黃巖公子太學公一人爾太學公且舉二子黃巖公謂公曰其少者可抱也公曰幸甚所抱卽攀龍攀龍曰嗚呼先君子愛其子異乎人之愛其子也卽不欲人言所抱子恐其子以爲所抱子也無論他人不敢泄一語卽大父不忍以此重傷其意大父屬續謂先君子曰弟無憂弟有子足娛老也先君子歸呼攀龍摩其首曰兒眞娛我老矣大父名諸孫曰希某希某名希良者攀龍也先君子恐其長而覺之易今名及攀龍成進士先君子棄養客以爲言攀龍曰天乎吾罪當死吾不敢言之於存忍易之於沒乎太學公曰孺子言是吾以字行可矣故諱今諱也公以嘉靖三十四年十月與黃巖公析產而居一堂一齋一寢勝國時物也負郭田五十畝蚤作夜息程入量出食無二簋衣必三澣粒米束薪不妄狼戾每歲春秋佳日一至泉上餘日未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六十一

七

嘗出戶平生未嘗競人一語未嘗負人一錢卒之日積千餘金攀龍不能務什一盡以買田今吾子孫一飲一食公勤生儉用之貽也嗚呼艱哉公生於正德丙子四月十五日卒於萬厯己丑六月十三日年七十有四葬於惠山黃家灣 太學公初諱夢龍字德徵後以字行號繼成黃巖公子也以嘉靖丁亥五月二十一日生丙午補諸生庚戌黃巖公令巖公生二十四年矣卽已佐大母浦孺人秉家一日巖有黃尙書子來謁筐篚仞於庭公心念曰聞尙書魚肉巖民豈與吾父相暱而以好來邪必不然拒勿見尙書之子庭立三日而去居無何有大俠挾美姝舍鄰舍私於蒼頭曰吾不重萬金得吳姬行路難相窘者數矣聞公子賢以一廬舍我願持千金爲壽蒼頭艷之以告公公叱曰必盜也趣執之其人大驚遁去後蒼頭抵巖見尙書子於途所爲大俠者其僕也乃大驚尙

書爲令押之急無以中令以公少年易中再計再不售黃巖公每歎曰人須自立亦賴有賢子弟不者兩敗矣癸丑黃巖公遭倭變謝巖政歸甲寅浦孺人捐世當浦孺人時黃巖公固不問生產及孺人沒黃巖公謂公曰兒乃饒爲家可寬我矣公自是一意治生甲子入太學旋棄歸凡奉黃巖公徜徉圖書花石間者二十年而公所謂治生第取交質什一然必躬親必誠信遠近樂就之家以是起暮年稍廣負郭田租入必先輸賦曰草莽中惟此爲君臣之義脫國家一旦下赦令而家無可赦之遺乃良民也高攀龍曰嗚呼吾高氏自太學公而堂始三楹矣產始千算矣子始七矣公嘗以一裙示攀龍補紉二十年如僧衲而服之無斃所居一室窻紙第綴破裂未嘗易新諸節膏多此類而視非己之有閉目搖指曰餉我禍矣攀龍成進士手書教曰事毋爭進讓人一步一步滋味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六十一

八

也蓋凜凜自持者沒其身焉公卒於萬曆丙申六月初一日葬惠山黃家灣配陸氏生女子二人二室邵氏生男子五人女子二人馮氏生男子一人女子一人呂氏生男子一人

內傳

潘氏耕樂中公書公迪女葬龍山 鄒氏省軒公葬明陽觀 鮑氏省軒公繼室耐葬龍山 錢氏省軒公二室生正統丁卯二月初二日卒正德庚辰五月廿三日年七十三葬明陽觀 浦氏諱潔父曰聽泉處士諱源母趙媪宋宗室女高祖仁世爲城南右族勝國末念天下將亂隱石塘山仁生昂昂生完完生處士能詩成化戊戌十一月十一日孺人生歸雪樓公雪樓公幼孤家鬻於強宗贅瑁且盡公又豁落不屑細小以孺人拮据而起雪樓公嘗與里中少年爲會諸少年輒提酒肉令雪樓公爲具孺人恚曰天青

日白各有生計婦不任此諸少年提酒肉去矣家人數十指男謀樹牧女課績織無尸食者黃巖公四上公車最後雪樓公卒於家或議緩訃孺人正色曰父死而子乃冒進取邪亟返之彭城及黃巖公之官奉孺人行孺人曰令祿幾何而給衆口令吾孳家若隳官也及倭難突作人謂孺人若前知者天啟之也卒於嘉靖甲寅十二月二十日年七十有七其明年九月六日葬惠山黃家灣合雪樓公兆 邵氏黃巖公葬明陽觀 李氏黃巖公世居下田橋世有資父曰桂軒公諱官黃巖公既娶邵孺人生二女孺人繼之當是時浦太孺人持家嗃嗃孺人柔身屏氣事之無忤也與黃巖公相莊如賓公外寢間一見孺人問眠食無恙去矣孺人性坦率飲食衍衍時呼諸孫果餌啖之自娛樂也生宏治甲子七月三日卒隆慶壬申六月十五日年六十九合黃巖公葬惠山黃家灣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六十一

九

朱氏處士公居唐于父慎齋公諱士冕母錢氏孺人年十九而歸處士公無何而公邁疾生育道絕孺人蕭然一室垂五十年若弗知也浦太孺人秉家則嚴事太孺人曰取無忤足矣已處士公秉家則嚴事處士公曰取無忤足矣計日而績計月而織盛夏隆寒不輟攀龍生瀾月而孺人抱之於是孺人四十有六矣蓋攀龍有識而後知孺人之異也往先君子奇愛攀龍卽不忍泄本生一字而孺人以間見太學公輒謝淚蘇蘇然攀龍固不辨作何語也及攀龍有室孺人則曰孺子且長毋闕於所生常以身翼蔽令歲時得見所生父母孺人卽自用一錢必徘徊曰且止及攀龍讀書需書直欣然曰錢政以易書爾攀龍既舉於鄉孺人家有訟舅氏謂攀龍必直我於令孺人曰毋而處子也奈何以面孔向人攀龍曰固舅氏也孺人笑曰而以舅氏必直乎直突須而直嗃嗃此何等

心目耶孺人生以正德丁丑七月二十七日卒以萬曆甲申十月初一日年六十有八葬黃家灣與處士公合兆 陸氏太學公陳胡公之裔入國朝有永寧者舉賢能永寧生民表民表生席席生頑頑生綸曰營川公貢於鄉母曰邵營川公與黃巖公相歡俱媿則約曰男女偶者必爲婚果偶而委禽是爲陸孺人孺人既有兩女而弗子於是邵令人歸孺人辟寢一室曰飲則飲曰食則食恬然也撫諸子及婦欣欣相諧沒其身此可以觀德矣生嘉靖丁亥六月初六日卒萬曆丙申三月廿六日葬青山 邵氏太學公二室令人婉變委蛇每太學公有所發怒令人劑之微言公遽歡生五子二女劬何如也乃不有其子一日之享天平何及矣生嘉靖癸卯五月廿六日卒萬曆乙酉八月二日年四十三葬青山

家訓二十一條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六十一

十

吾人立身天地間只思量作得一箇人是第一義餘事都沒要緊作人的道理不必多言只看小學便是依此作去豈有差失從古聰明睿知聖賢豪傑只于此見得透下手蚤所以其人千古萬古不可磨滅聞此言不信便是凡愚所宜猛省

作好人眼前覺得不便宜總算來是大便宜作不好人眼前覺得便宜總算來是大不便宜千古以來成敗昭然如何迷人尙不覺悟真是可哀吾爲子孫發此真切誠懇之語不可草草看過

吾儒學問主于經世故聖賢教人莫先窮理道理不明有不知不覺墮于小人之歸者可畏可畏窮理雖多方要在讀書親賢小學近思錄四書五經周程張朱語錄性理綱目所當讀之書也知人之要在其中矣

取人要知聖人取狂狷之意狂狷皆與世俗不相入然可以入道

若性惡此等人便不是好消息所與皆庸俗人已未有不入于庸俗者出而用世便與小人相暱與君子爲讐最是大利害處不可輕看吾見天下人坐此病甚多以此知聖人是萬世法眼

不可專取人之才當以忠信爲本自古君子爲小人所惑皆是取其才小人未有無才者

以孝弟爲本以忠義爲主以廉潔爲先以誠實爲要

臨事讓入一步自有餘地臨財放寬一分自有餘味

善須是積今日積明日積積小便大一念之差一言之差一事之差有因而喪身亡家者豈可不畏也

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我惡人人亦惡我我慢人人亦慢我此感應自然之理切不可結怨于人結怨于人譬如服毒其毒日久必發但有小大遲速不同耳人家祖宗受人欺侮其子

乾坤正氣集

卷一百六十一

十一

孫傳說不忘乘時避會終須報之彼我同然出爾反爾豈可不戒也

言語最要謹慎交遊最要審擇多說一句不如少說一句多識一人不如少識一人若是賢友愈多愈好只恐人才難得知人實難耳語云要作好人須尋好友引醉若酸那得甜酒又云人生喪家亡身言語占了八分皆格言也

見過所以求福反已所以免禍常見已過常向吉中行矣自認爲是人不好再開口矣非是爲橫逆之來姑且自認不是其實人非聖人豈能盡善人來加我多是自取但肯反求道理自見如此則吾心愈細密臨事愈精詳一番經歷一番進益省了幾多氣力長了幾多識見小人所以爲小人者只見別人不是而已

人家有體面崖岸之說大害事家人惹事直者置之曲者治之而

已往往爲體面立崖岸曲護其短力直其事此乃自傷體面自毀崖岸也長小人之志生不測之變多繇于此

世間惟財色二者最迷惑人最敗壞人故自妻妾而外皆爲非已之色淫人妻女妻女淫人天壽折福殃畱子孫皆有明驗顯報少年當竭力保守視身如白玉一失脚卽成粉碎視此事如鳩毒一入口卽立死須臾堅忍終身受用一念之差萬劫莫贖可畏哉可畏哉古人甚禍非幸之得故貨悖而入亦悖而出吾見世人非分得財非得財也得禍也積財愈多積禍愈大往往生出異常不肖子孫作出無限醜事資人笑話層見疊出於耳目之前而不悟悲夫吾試靜心思之淨眼觀之凡宮室飲食衣服器用受用得有數朴素些有何不好簡淡些有何不好人心但從欲如流往而不返耳轉念之間每日當省不省者甚多日減一日豈不瀟灑快活但

乾坤正氣集

卷二音六十一

十一

力持勤儉兩字終身不取一毫非分之得泰然自得衾影無忤不勝于穢濁之富百千萬倍耶

人生爵位自是分定非可營求只看得義命二字透落得作箇君子不然空污穢清淨世界空玷辱清白家門不如窮簷蔀屋田夫牧子老死而人不聞者反免得出一番大醜也

士大夫居間得財之醜不減於室女踰牆從人之羞流俗滔滔淫恬不爲怪者只是不會立志要作人若要作人自知男女失節纒是一般

人身頂天立地爲綱常名教之寄甚貴重也不自知其貴重少年比之匪人爲賭博宿娼之事清夜睨而自視成何面目若以爲無傷而不羞便是人家下流子弟甘心下流又復何言

捉人打人最是惡事最是險事未必便至於死但一捉一打

人不幸遭病死或因別事死便不能脫然無累保身保家戒此爲要極不堪者自有官法自有公論何苦自蹈危險耶況自家人而外鄉黨中與我平等豈可以貴賤貧富強弱之故妄凌辱人乎家人違犯必令人扑責決不可拳打腳踢暴怒之下有失戒之戒之古語云世間第一好事莫如救難憐貧人若不遭天禍舍施能費幾文故濟人不在大費己財但以方便存心殘羹剩飯亦可救人之飢敝衣敗絮亦可救人之寒酒筵省得一二品餽贈省得一二器少置衣服一二套省去長物一二件切切爲貧人算計存些贏餘以濟人急難去無用可成大用積小惠可成大德此爲善中大功課也

少殺生命最可養心最可惜福一般皮肉一般痛苦物但不能言耳不知其刀俎之間何等苦惱我却以日用口腹人事應酬略不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六十一

三

爲彼思量豈復有仁心乎供客勿多餽品兼用素菜切切爲生命算計稍可省者便省之省殺一命於吾心有無限安處積此仁心慈念自有無限妙處此又爲善中一大功課也

有一種俗人如傭書作中作媒唱曲之類其所知者勢利所談者聲色所就者酒食而已與之綢繆一妨人讀書之功一消人高明之意一浸淫漸漬引入于不善而不自知所謂便辟側媚也爲損不小急宜警覺

人失學不讀書者但守太祖高皇帝聖諭六言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爲時時在心上轉一過口中念一過勝於誦經自然生長善根消沉罪過在鄉里中作箇善人子孫必有典者各尋一生理專專守而勿變自各有遇於毋作非爲內尤要痛戒嫖賭告狀此三者不讀書人尤易犯破家喪

身尤速也

附雜訓五條

戒貪享用

受些窮光景每事節省儘過得凡臨事著一苟字便壞自身享用著一苟字便安吾一生得此力

勗起講會 京師寄回

到東林最可入頭大衆會集時滿堂肅然此時默坐澄心看有妄想也無聽歌詩時看有妄想也無妄想一寂卽是真心真味成妄妄醒成真一反覆間耳得此意到東林實做工夫方不做了人事久之其味無窮受用無盡

勗早做靜功 京師寄回

吾在此全靠平日靜功少年不學老無受用汝輩念之靜功非三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六十一 十四

四十年靜不來何者精神一向外馳不爲汝收拾矣事多苦拂意若有疾病苦到老死苦益不可言靜而見道此等苦皆無之汝輩急做工夫受些口訣不然此事無傳矣天下惟此事父不能傳之子以身不經歷者言不相入卽終日言之如不聞也

爲長孫永厚書扇

朱夫子曰爲善最樂讀書便佳只此二句知其味便是天下大福人少年欲知爲善又必繇讀書朱子又曰關了門閉了戶把截四路頭正讀書時也何謂四路頭人心紛擾要長要短皆是路頭須自一切斷絕養心莫善於寡欲件件看破都沒要緊件件寡去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此心空明靈妙人品自高文章自妙此爲善讀書之本

爲仲孫永清讀書樂因題其後

昔人有言閉戶擁書不羨南面王樂其樂讀書如此若尋行數墨而已何以見其樂哉

光州學正薛公以身墓誌銘

嗚呼余何忍銘以身耶以身與余同舉進士同出高邑趙儕鶴先生門兩人相見相笑以爲相遇晚自是無日不相過從交相勵勉以身古心古貌所據皆古人準則其識甚敏而本眞應物又令人樂而親之是年余以憂歸以身以言事歸兩家相距不五十里旬日不見輒相念而以身造余爲多一蒼頭挾一被一笈至余家不以以身爲客蔬食菜羹研經訂史未嘗不窮日落月有過相規凡以身言余有疑其偏者已竟服其義蓋余受以身規恒十之九以身受余規恒十之一有事相辯凡余言以身至拂然去已復歡然來蓋以身爲余容者恒十之一余爲以身容者恒十之九如是二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六十一

五

十四年如一日也嗚呼已矣以身不可作矣余忍爲之銘耶以身病余過之自論學憂時外無雜言將瞑命其孤以墓石屬余嗚呼余又何忍不爲以身銘耶以身大父學憲公諱應旂世稱方山先生生景尼公諱近魯性至孝居方山先生憂而卒遺命斂用衰絰配劉太孺人生子三以身其仲也諱敷教號元臺字以身娠時有青雀入懷之祥生而絕穎少不好弄五歲卽善屬對十五補諸生海忠介公撫南都見而亟賞曰生寧獨文人必忠義士當是時以身慨然以天下自任每從方山先生閱邸報有不平目眦欲裂先生從旁睨之心獨喜會顧叔時季時兩先生問業先生呼以身謂曰此東南珍物若與締兄弟交已復手一編示曰洙泗以下姚江南御史王公藩臣上疏不自憲長都御史吳悟齋耿楚侗交參之

以身曰是欲爲執政箝天下也上疏爭之略曰臣無言責性惡權奸頃見左都御史吳時來欲申飭南臺憲規其言專爲定向而發竊以爲遠臣箝口近臣煽威摘祖宗之片詞營狐兔之私窟必欲創一警百讐爲腹心吁亦狡矣掌院者陛下之掌院言官者亦陛下之言官事可風聞聽斯無壅就使藩臣論列果非定向不宜阻遏節節關白動成掣肘嗣今設有彈劾長官者誰與通之隱機先露則危其身讜議復停則負其志事當密而不密禍且移之國家時來安得視僚友爲重而視陛下爲輕耶如海瑞先朝憲直也房寰醜詆尙自包容定向何人敢妨言路爲時來者不惟不能參駁反爾朋連無論愧古名臣卽回想抗論嚴嵩一疏有靦面已大抵少年厲志多思豎立垂老頽顏輒喪生平見人覆轍怒髮裂眦戀已浮榮脇肩攘臂何則道心難固勢利易迷習尙使然也卽二三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六十一

七

輔臣陽託飲醉陰圖登壘邇又故峻諸司共繩庶采九列之體貌尊而九重之聰明塞矣嗚呼害可勝道哉伏乞亟下明詔嚴黨邪之禁更易兩都臺長以清首憲疏奏當路大恚座師潁陽許公至以貢舉非人自劾以身奉旨歸明年庚寅蔣孺人卒辛卯授經王隆觀壬辰秋起鳳翔府教授尋遷國子監助教癸巳入都有並封三王子詔以身具疏力諍復貽婁江公書有曰中宮有出而始重則仁聖之心不安後宮有出而終輕則慈聖之體亦屈並封事寢大計難作時考功郎爲儕鶴趙先生盡黜當路私人內閣張洪陽位與婁江公合謀借劉黃門道隆論拾遺事奪其官士論大譁以身與于公孔兼陳公泰來賈公巖顧公允成張公納陸各具疏謂南星考察京朝官先黜其姻親都給事王三餘又黜本部尙書孫寵甥本部司官呂允昌而後舉執政所陰庇之臺省表裏爲奸邪

者盡黜之命下之曰舉朝震肅咸謂二百年未見而一旦奪南星
官謝諸黜者何以今天下於是閣臣益怒盡奪六君子官而以身
得光州學正以身與光州士砥德勵業不啻父冕於子弟諸生有
以口語得罪府椽椽誣生殺人罪郡守以椽故成其獄以身廉得
清白之守守不可以身持之堅竟得白光人負沉寃者胥之以身
以身多全活之光人謂以身寧獨師保我實父母我也庚子歸省
劉太孺人遂不復之光州癸卯太孺人卒以身執喪不飲酒食肉
服闋遂不食肉甲辰顧涇陽先生修復東林書院萃同志講學以
身喜曰此吾歸宿地矣自是恒居東林所與知交必勸之講學曰
天生英雋決不欲其斤斤結褵自家閨闈檢柙祇賢落魄爾曰脚
跟站定眼界放開靜躁濃淡間正人鬼分胎處曰道德功名文章
氣節自介然無欲始又曰學苟不窺性靈任是皎皎不汙終歸一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六十一

七

節但世風靡矣不憂著節太奇而憂混同一色託大道無名以濟
其私則中庸之說誣之也平生所持如此故筮仕以來未嘗受人
一餽垢衣糲食以沒其身嘗有詩曰百年吾取與畱作後人箴又
曰古人持晚節休作等閒看余猶憶始交以身時餽之食則稍嘗
而謝曰不可以此滑吾手及病余餽藥餌復稍嘗而謝曰行就木
矣不敢忘當年矢志以身於忠孝廉節之死不二其天性也性復
至慈蠕動之物不忍傷害於人油油然雖至俗客不憎惡獨惡傷
害人者尤惡傷害善人者耳目所及盜賊兇人必使不得虐民後
已嘗見一人嬰葉參之以身從稠人中憤然起余力挽之不得自
後其人所在以身必避匿終身不與見至解人之厄揚人之善常
若不及拈筆成詩文率本於情止於禮義當作真正銘曰學尚乎
真真則可久學尚乎正正則可守真而不正所見皆苟正而不真

終非已有君親忠孝兄弟恭友禔身以廉處衆以厚良朋切磨要
於白首鄉里謗怨莫之出口毋謂冥宣內有滋疚毋謂瓊瑣細行
匪偶讀書學道係所稟受精神有餘窮元極趣智識寡昧秉拙雀
咎殊途同歸勞逸難狂世我用兮不薄五斗世不我用徜徉五柳
無貴無賤無榮無朽殞節逢時今生諒否必真必正夙所自剖寄
語同心各慎厥後以身年五十九而卒自同好至鄉閭婦豎無不
思而痛之嗚呼此可觀以身之真正矣所著詩文集藏於家銘
曰飄乎自樂耶幾春服舞雩之點凜乎自持耶則蓬門委巷之思
渾乎同羣耶幾油油與偕之惠子乎獨往耶則望望去之之夷夫
固不敢謂其卽點也思也惠也夷也夫安得謂其非狂也狷也清
也和也猗與斯人蕩滌污世砥柱流俗是之謂忠信廉潔爲聖人
所思世人所師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五十一

文

職方劉靜之先生墓誌銘

孔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故曰隱居以求其志曾
皙季路顏淵之徒侍側曰盍各言爾志如或知爾以此往矣孟氏
亦曰士之事在尙志故士平居辨途慎術擇乎中庸蓋兢兢毫釐
千里云及乎得善固執之死矢靡他焉卽功業文章不少槩見于
天下天下信之如星辰之災祥著龜之凶吉以其身卜世之安危
豈非篤仁義誠之不可掩者哉萬曆壬子五月七日劉靜之卒于
家靜之官未列大夫年不及強仕海內士咨嗟痛悼以爲國家失
其柱石人倫失其冠冕如可贖者人百其身矣此何以故嗟乎此
所謂誠不可掩者也靜之名永澄別號練江靜之其字也世爲揚
之寶應人大父德齋公曰憲父春宇公曰繼善司訓鎮江母曰王
氏靜之生有至性八歲誦文信國正氣歌衣帶贊卽立信國位翻

夕謁拜人以此見其志矣十四補諸生十九舉賢書同年中召靜之飲酒有娼佐觴靜之卽謝不往二十而娶家貧不能具新衣王孺人力經營之靜之曰休矣吾意中自新不必衣也戊戌下第築土室自鍵并晝夜讀又善病室中書籤藥裹外無一長物辛丑成進士選讀中秘書爲有力者所奪人爲不平靜之無幾微見顏色以善病告授順天教授慨然曰師失其道久矣進諸生相期勉以聖人之學嚴程課飭行簡伸寃抑懲汙濁審勤惰寒者衣之飢者食之羔雉之贄不及于門北方學者稱淮南夫子而靜之益考求國家典章名臣言行六曹之職九邊之要兵農錢穀之數矻矻如居土室時已遷國子學正權要爲子弟居閒一切格不行會雷震郊壇有詔令禮部具修省事靜之曰災異求直言自漢唐宋及我祖宗未有改也往萬安劉吉時惡人言災異鄒汝愚一疏炳烈千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六十一

五

古今者一切報罷塞諤諤之門務容容之福傳之史冊尙謂朝廷有人乎當事者爲靜之座師亟言之不省亡何楚宗獄妖書獄及京察事繼起靜之具疏陳得失而司訓公適至京不果上靜之作甲乙雜志邸中雜記又爲歸德相國所器重咨對出處之道時人愈側目滿三載不遷靜之曰昔陽城爲國子師斥諸生三年不省親者京兆李諤久不歸省李臯謂無親之子不可與事君吾歸矣遂歸杜門讀書三年而司訓公王孺人俱未艾健飯會皇太后覃恩人謂靜之奈何不以一命賁兩尊人靜之乃至京候命而王孺人訃矣靜之力行喪禮墨面柴骨三年苦塊外寢壬子春補職方主事未赴卒靜之質甚弱獨目炯炯然英采逼人善談論其于古今治亂人才短長如指之掌嘗曰某當某時有某事情放過彼寧知千載而下有劉靜之者指其空缺處然吾輩在今日寧知千載

而下無劉靜之者指其空缺處乎而靜之內行純備孝事其父母及大父母訓迪子弟出于至誠每謂子弟不類非盡子弟過父母鑪錘不具火力不足不能使入鎔鑄中也常書薛西原語于座右云雖小事不可爲人囑託自損廉心故竿牘不及郡邑大夫至使人寃抑援人疾苦不啻若身受毒螫者以呼吸間去之爲快靜之卽尸居蠖伏乎其神常周六合以內于世道民生所關下至□□情僞江海盜賊咨諏詢度無不得其要領世固不乏修身潔行士也然往往飭治象貌不爲世訾詆而已至神理血脈與斯人之徒通洽無二者視靜之如何哉靜之官不過七品其志以爲天下事莫非吾事若何而聖賢吾君若何而聖賢吾相若何而聖賢吾百司庶職斯道一日行于天下卽死可不恨生不過三十年其志以爲千古事莫非吾事生前吾者若何揚揭之生當吾者若何左右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六十一

十一

之生後吾者若何矜式之斯道一日不明于天下卽死有餘責其所謂道何道也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使天下曉然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天理民彝自不容己匪是者卽入無父無君之途下弑父弑君之種衰世此道不明務黨人之媮樂誤皇輿之敗績蓋千古一轍也故靜之註離騷于此三致意焉推此志也百世以俟聖人可矣靜之得年三十有七配韓孺人弟永沁子心學山陰劉起東按國論私諡曰貞修先生長洲文文起撫遺事爲貞修狀攀龍知靜之深矣得文起爲誌其大者人言靜之成進士三年郡學三年國學三年洗沐三年宅憂世會不能用其萬分之一余謂靜之所爲靜之不以用不用也銘曰自昔聖賢與時衰盛盛時所駕衰世所屏浩蕩乾坤不容何病川泳巖遊理情繕性明吾之是不與世競吁嗟靜之天之所命憫此道微以是亂正俾示正見爲千秋

鏡世所取正是謂爲政有如不信上視孔孟

孝廉陳賁聞墓誌銘

昔屈子作遠遊其言皆黃老最上乘語後世道家旁流末緒無近其髣髴者夫屈子欲長年何以自沉屈子古今媵修人也欲得年以畢其志而不勝濁世之憤以爲俟河之清不若沉河而死耳嗟乎媵修之士志古今之大業豈不以年哉武塘陳賁聞可痛也賁聞異才其嗜書異於人嗜書而妙悟異於人嗜書而嗜騷賦異於人爲人敦倫好善恬懷雅度所居左右圖書數千卷掃室焚香穆然有深沉之思幼受經於吳子往子往丰神凝遠賁聞自幸得師與其弟幾亭潛心制義賁聞舉戊午浙闈第一人幾亭亦舉辛酉初賁聞罷南宮試歸益發所藏書讀之於騷賦益工自謂儒者繼統前聖開示來茲必本於六經階於濂洛關閩翼以諸史百家然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六十一

三

而心不擷其精華身不由其矩度徒以追時好取世資使廉恥喪風俗圯是經史爲盜器也此無他欲蔽之賁聞之學務在洗滌嗜慾辨晰取與期不疚於衾影而悲今思古之懷率發之於騷謂夫賦者追踵風雅之六義振起漢魏之五言叶幽人之鬱思貞志士之極念太和乖而變風作宇宙中所以宣洩其不平之情而歸之禮義者必由焉而鬪浮靡者失之遠矣賁聞諸賦自擬古外皆有慨於中有裨於世而詞家之徒以文詞已者賁聞弗貴也賁聞年三十有八遽得疾而殆疾且殆爲文自祭文具集中當世傳誦之嗟乎使賁聞而得年必入聖賢之奧必見豪傑之業其賦雖已名家必篇什富而成一代之奇故曰媵修之士志古今之大業必以年也惜哉天下之士文勝者多浮動躁擾而虧其質質勝者多沈潛木訥而虧于文賁聞何闕然也而文采流露爾爾天之賦賁聞

厚矣獨不賦之年竟其所詣何耶夫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四十五十而無聞不足畏矣世之才人無聞不稱者豈少哉賁聞年未四十赫然以文采稱以質行稱嗣業靈均不同靈均之坎墮墟死賁聞沒而事有爲靈均所深悲者雖不得賁聞之賦一吐其胸中之奇而賁聞得以從容長逝無靈均往日回風之痛其亦幸矣又長年者之不若而屈子不屑修王喬不死之道者也悲夫賁聞諱山毓父穎亭公爲王官福建按察使所至有惠政及民配宜人盛氏生二子賁聞其伯也銘曰世之人誰不讀書世之人誰能讀書子獨閉戶擁書悲愉痾癢一切忘之於書戒所戒於書勉所勉於書不知天壤之間更有何樂可代吾書天下之書安得更遇子之於書吾悲子之逝也而且悲子之書

文學秦彥熙墓誌銘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六十一

三

夫人子弟樂與善人居必善人也吾嘗以此驗人百不失一近世名家子吾得一人焉曰秦彥熙其所延于家北面嚴事者爲吾師澄泉茹先生吾同年葉參之吾友歸季思吳子往四君子凜凜法度他子弟窺影匿避彥熙獨山岳崇之芝蘭親之非見善不及者哉季思子往至余水居彥熙亦時時來靜坐一日問心余日子以何者爲心子曰方寸是也余曰未也特其位耳曰思慮者是也曰未也特其用耳曰舍是尙有心乎余日子以眼前虛空者何物曰虛空則無物矣曰何者爲天曰穹然上覆余曰皆非也無之而非天無之而非心人心湛然無欲一腔六合一物也彥熙躍躍喜曰久矣哉欲封之矣一日問修余曰人心之迷常在至近如子之族大族也飢者寒者日當吾前而漠然視之是其心稿而不生又何言修彥熙又躍躍喜曰念之素矣嘗欲祠吾宗雙孝子以南畝三百

周近宗之困者而未逮也凡彥熙之可與語類如此其人孝悌人
也事所後母談孺人所生母吳孺人交盡其力吳孺人嗜芡孺人
亡終身不忍食與兄震玉公弟華玉公自飲食至產殖必共必均
事必身先之誠心闇修於家庭至和溢發於眉宇秦氏世敦孝友
彥熙真不愧其先矣自奉甚朴食不求珍衣不重綺每冬寒歲饑
粥餒者絮凍者等殍者以爲常吾嘗謂彥熙之可使爲善如水之
赴於壑火之赴於薪不可使爲不善如取火之不可於方諸取水
之不可於陽燧可使就善人如耳入師曠之音口入易牙之味不
可使就不善人如刺之不容于目如臭之不容于鼻蓋其性然也
萬厯丁未十一月廿二日余居水居彥熙令人逆余歸至則一息
如縷令諸子拜牀下張目視余端坐舉手而瞑嗚呼若彥熙者全
歸矣又何憾焉彥熙字也名爾載別號水菴彥熙沒記其大及所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六十一

三

嘗與誦者如此銘曰已乎彥熙使其達耶登賢選良翼吉人乎翺
翔卽其窮耶載詠載觴偕幽人乎徜徉孝悌可植家人之坊慈惠
足貽宗人之康天獨不令其年之長已乎彥熙湖山蒼蒼湖水洋
洋大蓋爲宇大塊爲牀三十三年旅寓者暫億萬斯年永完者常
文學景耀唐公墓誌銘

吾嘗讀旌陽許仙書見其所云中黃者人身膈膜也隔下體穢濁
之氣不得上薰心府天地亦然凡不忠不孝下民怨怒之氣上至
中黃其氣復下爲水旱疾疫各以類應惟忠孝之氣直上清虛如
矢中的於是始知古忠臣孝子與造化呼吸應感者殆以是也然
孝悌之家其子孫往往有孝弟者與其前人若合符節相觀而善
與抑一氣使然與噫是何神也吾見唐于震家蓋三世孝弟矣公
之父曰耀坡翁母曰黃孺人耀坡翁與黃孺人事其二尊人惠坡

翁陳孺人也一取諸脯修女紅二尊人怡怡于甘鮮輕煖中若不知寒儒儉婦之辦于脯修女紅者有疾輒夜不交睫旬不解帶一時士君子稱事親之能自致者必曰耀坡翁矣婦耀坡翁欲青衿以慰二尊人而數甚奇雖至白首有勸其棄舉子業者必怒斥之曰一諸生何益吾毛髮事吾奉吾親教沒身而已于震爲人言未嘗不泣數行下也至于震青其衿矣復數奇以大病後應學使者試而黜將天之不與善人與非也于震之可貴者不在此于震之事其二尊人也一如耀坡翁之事其尊人也耀坡翁歿于震三年不啻酒肉黃孺人病于震偕其弟傲吾若震臥牀下蚊斑如綉且暮搏頰籲天祈減算益親凡四閱月兩膝腫裂外父王敬存翁之不得養于其子于震曰於我乎養敬存翁病脾于震與其婦及其子抱持浣洗經歲不替斂于室喪于堂迄于窆窆若翁之無家者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六十一

五

于震卽甚貧有稱貸必以期償之嘗戒其子曰財從才從貝人之有才者壞于貝十九是士人立腳處也生平好善疾惡未嘗毀一善人譽一不善人見有毀善譽惡者拂袖而起不忍聞也其篤至如此嗚呼世之愈下也士不以行舉顧未嘗不以行貴吾見重于震之品者若麟鳳然重于震之言者若鼎呂然哀于震之亡者若骨肉然三事九列之不能得諸人者于震得之故曰于震之可貴者不于一諸生也于震病經年于震之子顯祖所以事于震者一如于震所以事其尊人至嘗糞至割股至割肱卽傲吾君所以事于震一如顯祖所以事其父也天之與于震者至矣昔宋徽宗時唐公叔孝諱作求舉進士有聲從弟孚有才識遍交元祐諸君子唐氏始以儒名家國初有諱逢明者贅濮氏故唐氏多稱濮惠坡翁諱昌耀坡翁諱光裕至于震之子四世矣卽未顯皆文學孝友

重于鄉里不墮叔孝公家聲浸蒸醞釀必有大發其祥者未可量也于震諱起龍別號景耀生嘉靖辛酉八月廿七日卒萬厯己未八月初九日年五十有九娶陳氏靜所公女卒再娶王氏鄉飲介傲存公女生子顯祖娶王氏行素公女生女一適薛守溪公子廷相以是年九月初五日甲申葬大池祖塋之昭于震與余子世儒世學好友也世宰師也余所莊事也屬纊而眷眷於余之一誌不已余不文持墓文之戒久而有甚不得已者則以于震垂死眷眷之一念已銘曰好惡不拂人之性是非足以經國之政叮嚀于震使其孝友爲政不得施于有政聖人固曰是亦爲政

文學清宇高公墓誌銘

嗚呼兄可謂了了而生了了而死矣維歲庚戌兄下帷張帖望公自廣信宦邸歸謂攀龍曰聞之祿命家吾殆將死我諸子姪室未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六十一

三五

畢諸子母家逋未畢吾將售產一切畢之蕭蕭一身俟焉不以不了念縈吾靈府余爲解曰豈有是哉無何而兄果盡售產矣果畢室諸子姪畢償諸子母家矣無何而兄果病矣時辛亥三月事也余曰異哉若是乎天之一定無庸人力耶請于吾友繆仲淳藥之病立起越夏而秋體豐神王飲啗加等兄乃選日之良整衣冠出酬其常所起居而先詣攀龍曰微繆公不能活我微子不能得繆公自今日月享子之日月也攀龍不勝喜爲浮太白手額祝無算數曰兄今一身蕭蕭樂矣當數數相過從毋令若病困時牀枕上羨人一趨一步如天上遊仙也兄曰然不數日乃復病痾余視兄則曰命也夫吾無不了念亦不望活遺言纖悉皆具帖然而瞑嗚呼此所謂了了而死非耶自吾有知識以來見兄油油與人偕無忤物也里巷姻婭慶唁無缺失也與人期會不愆時日也稱貸人

不愆錙銖也言人善津津然不善未嘗出諸口也與其弟衣同寒暑食同朝夕用同有無事同勞逸若兩手相攜兩足相踐也撫其子姪幼無二養長無二教婚嫁無二等若兩目一視兩耳一聽也此又不謂了了而生耶嗟乎士之貧困常十而九然往往不自強力計無復之則仰哺他人而分不明也信不立也一往而不可復如之斷港絕潢然兄少而忽忽長而昭晰疎而令人仗之如親貧而令人仗之如富以此家蹶而復立非分明信立能然乎肩其家衆食數百指猶子成立皆先其子婚嫁百需歲月絡繹盡瘁持之迄無替念豈不難哉攀龍之曾大父雪樓公則既與兄祖左樵公相肺腑以同姓稱族自茲五世矣吉凶之事山水之間花月之候雖乾餼未嘗不相速也至於兄益親嗚呼吾何以銘兄哉銘曰維人之倫父子兄弟譬之草木此實其根云胡世人不思其真親者

乾坤正氣集

卷二十六

五

反疎疎者反親孰如吾兄秉德堅貞白首庭除藹若孩嬰其人則亡其行則芳百爾君子視以爲方有聳其峯有苑其林一抔斯土千秋斯心

董恭人墓誌銘

湖州守陳公爲天下名二千石一時談吏治者輒曰視陳湖州若何陳湖州則余同年陳志行也其配曰董恭人當志行爲諸生貧特甚居荒村中時時午不舉火慷慨磊落有所不平引酒自醉醉而歌嗚嗚顧影自樂睨視世人不屑也人亦無識志行者已巳五日無錢買酒出戶見村人蒲觴簪黍紛相問也無問志行者志行發憤曰佳晨遂無一觴妻孥樂乎入見董恭人無愠色志行喜曰此真吾妻矣卽日掃半簷屋紉片布張而障風日發篋中所藏書晝夜讀恭人喜曰此真吾夫矣日煮野菜羹進曰他日無忘此滋

味也越五年爲癸酉而志行舉南宮當是時杜太恭人老恚行授里中以爲養每經時歸問家人事無纖細不具也志行又久不舉子恭人爲進淑女得子三三子者眠食恭人也寒煖恭人也洩便恭人也其仲痘瘍恭人大慟其長者季者痘繁濱殆恭人曰天乎陳氏千秋在此一日矣痘愈而恭人大喜己丑志行始成進士令朝陵恭人從令中牟恭人從以太恭人在邸非恭人弗安也甲午志行覲恭人以太恭人南舟輕恭人曰此地多豈可載也及泗州湖風急檣顛得豈不覆己志行晉比部官長安六年恭人不從以太恭人在家非恭人弗安也已志行出守湖州恭人奉太恭人之湖州丙午太恭人念歸恭人復奉太恭人歸梁溪丁未得疾卒又四年志行以憲副備兵九江念太恭人且百歲乞終養又二年而太恭人卒志行治太恭人葬亦治恭人葬手狀恭人謁余曰非子

乾坤正氣集

卷二十六

七

不能誌吾婦矣嗟乎吾少日子所聞也吾父病噎久庸醫誤投藥而遽困吾時在城不聞一夕月明甚吾婦見鼠蹲几而啼心動曰大人得無有變乎吾亦心索索而震急偕婦歸吾父已屬纊時秋暑劇吾奔營喪具一切含殮俱備婦佐太恭人得不憾於大事太恭人一跬步不離婦也板輿出入非婦吾能食入口寢交睫乎使余稱爲人子者吾婦也吾婦旣以勞瘁得一胎而墮遂不復胎世間婦人視他人舉子不攸幸矣得如吾婦提抱愛護乎得如吾婦愛而知教乎使余得稱爲人父者吾婦也太恭人有子五人皆窶吾爲諸弟畢室期不失太恭人意吾婦承之不失子意劑諸妯娌不失諸弟意愛猶子如子仲弟一兒當暑而痘蛆出瘡中如蝟婦不避穢護之而生使子得稱爲人兄者吾婦也子少好游酒人醉而好務奇相矜詡嘗著新履走石橋欄上又循塔簷砌間見者股戰

而予笑傲自若吾婦聞之泣謂余曰君奈何以七尺博人笑耶又嘗夜醉獨行闔關閉視河干舟可躍而逾也驚其舟子夢中起忽墜水予不能水念其人死卽不能獨生沒水拯之卒俱其人出水吾婦又泣相戒也一日雪夜裸而逐盜吾婦又泣相戒也予乃悟始知尊生而後益從養生家自衛矣使子保此七尺而爲人子爲人父爲人兄者吾婦也子更有深痛吾外父懷萱翁外母郭孺人生一子無祿卽世有一孫吾婦爲娶婦有家矣又無祿卽世而董氏遂不祀子令朗陵郭孺人養於吾婦婦念從子則舍郭孺人從郭孺人則舍太恭人以太恭人故卒舍郭孺人子守湖太恭人思梁谿恭人念從太恭人則舍子從子則舍太恭人以太恭人故卒舍子嗚呼恭人生十八年歸予左右太恭人者餘五十年女而不有其母婦而不有其夫子獨以吾婦有其母有其子有其家也吾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六十一

天

婦之於陳氏何如哉子其志之垂示陳氏之後人高攀龍曰恭人孝於父母順於舅姑宜於家人豈不難哉吾所難恭人者不止此今夫豪傑之士當窮困無聊時不難浩浩遊人世間彼俯已自視固知其不終是也顧獨難於人宮見其妻室人之謫詩人咏之所從來久遠矣豈獨買臣季子婦乎志行荒村五日何異陶令重九籬邊彼其夫耕婦餉此乃夫讀婦炊曾怡然不以爲意令其君子意韻自遠卒成令名宜志行之不挫不撓爽然於富貴之際也恭人之助豈眇小哉是宜銘銘曰夫之貧御其屯夫之遇不竟其豫將其母五十年不恒有其耦乎其子百千世植其福祉吁嗟乎陳氏雲仍之說說其毋或忘于斯人

李貞母墓誌銘

婦之貞其性然也猶之乎水之寒火之熱非人爲使之也然稟受

萬有不齊故其貞靜非得之天者必待教習檢押待教習檢押去
天成者倍蓰矣李母何以稱貞母也其貞成之於天者而非教習
檢押而貞何以知其成之於天也貞母者故陝西學憲雨亭公之
繼配蘇之長洲人姓陳父曰二水公諱燭母曰楊孺人母生三四
齡與其姊妹媼有家人童子亦三四齡者卽之母輒驚而啼逐之
去乃安二水公曰此非凡女也及歸學憲公從公之楚臯大江怪
風夜作舟飄六百里得一渚衆爭奔渚母幾墮江中一役夫將掖
之母叱去始登及學憲公捐館舍母稱未亡人者二十餘年有勸
令一識九龍二泉母曰此非婦人事更非未亡人事卒不許夫其
少而不苟卽一乳豎顛沛而不苟卽一援溺者夫亡不苟出閫外
跬步豈教習檢押而然吾故曰李母之貞天貞也母二十一而婦
於李猶及奉其姑太宜人盡孝養太宜人卒時學憲公方督浙餉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六十一

完

奉湯藥視含殮一切如學憲公在側不貽學憲公憾學憲前配毛
宜人卒時其二子長曰延枝方六歲次曰茂枝在襁褓母懷抱之
如執玉執盈時其飢渴如己飢渴也摩其疴癢如己疴癢也母卒
而延枝哭曰天乎吾生六年至十有八而依依吾母膝下也見吾
讀書則喜見吾健飲食則喜見吾能持家則喜吾大母病母晨必
焚香拜天吾父病母夜不交睫食不盡盥及卒慟不欲生母自有
了家鉅細必吾詢曰而長也婦人夫死從子禮也見吾受侮曰討
人便宜人誰汝寬受人虧汝可自安嗚呼丈夫哉吾母也茂枝哭
曰已矣世不可得吾母矣吾襁褓失母而母爲吾母吾弱冠失父
母爲吾父母愛吾與仍枝等母教我與仍枝等母望我一第與仍
枝等至撫吾兄弟猶子與仍枝等待吾母之親戚與己父母之親
戚等丈夫難之世安得幾如吾母者耶仍枝哭曰天乎仍枝吾母

所自乳也豈獨有三年愛乎十七年始免吾母之懷也吾痛母之亡又痛母儀之亡也吾母見文字弗屑也曰不如謹隨身規矩見佞佛者弗屑也曰不如愛惜物力勿暴殄見財賄勿屑也曰不如紡績補綴母紡績嘗兼人補綴獨工使敝衣如新春陽而機杼秋風而刀尺未嘗飽食嬉遊每日非婦人事勿爲非婦人有益事勿爲母亡而母儀亡矣嗚呼三子之言貞母之爲貞母者何如哉吾故曰母之貞天貞也銘曰繼母之難難於視前母之子無異於己之子也母能一之無人我心未亡人之難難於視其夫之亡無異於夫之亡也母能一之無存亡心不常者六十二年之身不死者一成不移之心故謂之貞與天地同情不隨物毀成昭之以銘豈區區曰後世之名

本孺劉公誌銘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六十一

三

天之爲國家生才也有一時之事必有一人當之蓋不常之事非常人所任必生挺特奇拔之士一舉而振天下之聳瞽夫然後常人之心不爲檢人所奪天下之一亂者可一治則吾本孺劉公者是也當萬曆甲辰乙巳間四明相當國忭沈歸德相又以假王事忭江夏郭宗伯其徒乃爲妖書中之引繩批根思一網異己者會大計諸奸多麗考功法相蠱惑上謂計典不公盡復言官之黜者畱察疏不下人心憤甚莫敢先發公乃抗疏略曰朝廷磨礪一世伸正緇邪以端揆大臣無樹私交無作好惡無朦上而箝下彰善癉惡佐天子持衡焉不意今日乃有罔上行私如首輔沈一貫者又有頑鈍無恥如刑科給事中錢夢皋者夢皋爲人臣無暇毛舉癥索跡其推年例而妄奏求容掛察典而乘機建議壟斷如市士林不齒迨至兩蒙雷用因蠱惑聖衷猜疑部院併考察全疏亦中

格矣臺省被察諸臣槩畱用矣國家代守之典章屑越於一朝朝野駭聽僉謂夢臬之黨陰謀叵測將異日種種僥倖之門從此闢也甚堪慮也夫使夢臬羞惡未滅亦宜驚彈射而斂迹胡乃恣起風波動鴛言於楚事含沙反射蔓衍何極僉謂夢臬之黨機鋒叵測將異日種種傾危之隙從此開也甚可畏也夫使政府無私人則奸慝寧壅於上聞邪謀亦安能下逞乃一貫實爲戎首秉政以來不聞輔佐皇上救生靈於塗炭者何事起忠良於擯扼者何人年來比昵儉人乖謬尤甚卽如考察一事皇上豈有愛於夢臬而故暱之豈有私於臺省諸臣而獨寬之蓋由一貫曲庇私人內則假公以矇上外則挾威以箝下既借皇上之權以伸其意復竊皇上之德以固其交使守法者抑勒無聊席奧者高張無忌將來誰肯爲皇上觸權要持國是乎一貫之敢於欺罔如此所關治亂安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六十一

三

危之歎會良非細故幸皇上自爲社稷計疏奏神祖玩之不已意不忤也下公卿議四明及其黨經營百端謂不廷杖公議不可息會雷震郊壇竿木上懼反杖旨繼公疏者兵部郎龐公時雍有旨皆削籍南臺省陳公嘉訓孫公居相相繼極論四明乃罷去當是時公直聲震天下公歸十六年庚申神祖遺詔徵言事廢棄者起光祿少卿辛酉三月至京是時遼藩陷沒舊贊畫劉國縉以招撫南四衛官民爲名擁數萬衆入內投揭督餉侍郎令發天津登萊船南濟公上疏曰國縉投拜李成梁稱義兒與如栢如楨結昆弟狼狽相倚爲口口腹心種害遼左李成梁棄地私口口以朝廷疆土國縉代爲營賄倖免誅夷使口口得恣意兼併驚焉薦食無窮禍本實基於此李維翰紅旗催戰玩寇喪師撫順失守楊鎬繼之密與如栢主和戎之策獨忌劉縉爲當戶之藺故令杜松出撫順

布置私人誘入口伏松與劉綎血戰以死一則可骨不存一則合門碎首如栢爲諸將領袖冷眼旁觀令箭之招適與轅合是兩名將與數萬官兵實鎬與如栢殺之國縉一當贊畫之任首疏力保鎬與如栢而反欲坐杜松以違制此何心哉楊鎬線索懸於如栢如栢線索懸於□□而國縉乃線索中傀儡擊之東則東擊之西則西惟所命之總不失義兒本來面目國縉主用遼人冒帑金二十餘萬究竟所稱土兵三萬曾得其一臂之用否國縉贊畫行徑大率如此已而被參解任踪跡詭秘不知東還已後作何勾當一任蹂躪屠戮之慘獨脫然於千鋒萬鎬之中直待河東盡沒腥羶河西危同累卵國縉不後不先突如擁衆以入衆至數萬不爲單弱況東山礦徒素號驍勅矢不降□國縉既能招撫四衛官民亦可收礦徒之用曷不就彼中糾合團聚牽制□□以自贖從前之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六十一

五

積孽而乃遽欲問道登來天津竄處內地意欲何爲況遼藩之亡皆以降口爲內應今數萬之衆保無奸細攬入其中果爲國縉招撫者或別有指授亦不可知夫一國縉耳今日若能招撫逃亡昔日必不扶同賣國昔旣惡其賣國而黜之今忽信其招撫而收之呼吸安危豈容嘗試自遼事發難以來猛士捐軀叛帥反噬今日震竦人心之機全在刑賞操縱刑賞之權全在果斷有如功罪已分彰瘴莫決坐令戎行勝氣漸銷磨於廷議紆緩之中甚可惜也卽如楊鎬李如楨天下皆知其可殺而司寇不請蚤正刑章故爲縮朒以啟戎心而開倖竇況如偵爪牙羽翼徧滿長安爲寇窟穴今所在大索奸細而獨置巨奸於肘脇恬然安之亦大左計矣上白所奏關切機宜下部議覆部畏國縉之黨不覆也而兵垣請擢國縉爲東路巡撫者則格不行公素強無病京邸忽病不起矣公

名元珍字伯先本孺其別號也歲庚子公爲南職方有垣長握六
篆操諸司權莫敢與抗者公每事必理折之垣長曰此郎君不可
與爭鋒輒唯聽命公益核軍需之假冒黜選鋒之羸弱裁操賞
之冗濫歲省金錢二萬有奇乙巳言事歸與顧涇陽先生講學東
林自喜得歸宿地錢啟新先生行同善會於毘陵東林益暢其美
邑中好義者百餘人應之忠孝節義之貧者有助鰥寡孤獨之賢
者有助公與陳志行葉參之安小范及余五人主之亦有言林中
人不應爲蛇足者公毅然不惑至今行而安之吾輩與斯人之徒
木然不相關自身痛癢不自知可以稱人乎於是知公之所見大
也公少苦貧故勤於理生而恤人之窮未嘗意倦性方嚴尤肅於
閨門而體人之情未嘗不周嘗曰家衆造惡皆由放蕩必示以不
可犯之法至於臨事詔之當先語之當悉勿以不言之喻不戒之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六十一

五

孚望蜚蜚氓公十六年林臬無念不爲國杜門不與外事無念不
爲民章善鋤兇昭雪冤抑屹屹然惟力是視嘗有知交當路蘇之
富民被誣陷大辟者投暮夜金公怒叱去之徐廉其事寃也密爲
雪不令之知其不愧獨知如此公於世浩浩獨往余每謂公乙巳
疏爲閒曹建言法夫楚宗駢戮妖書煽虐天下岌岌矣馴至考績
大典羣奸亦從而奸之小臣不敢言大臣不敢言臺省不敢言公
於其時睨而自視舍我其誰是所謂天下一人也自是諸賢繼起
共拯天下之溺一言而開物成務建言者法也閒曹建言者法也
公之功大矣天不使之長年宏濟天下何哉公弱冠成進士卒年
五十有一所著有文訣文衡依庸絮語三畏堂素業湖畔逸農遺
稿藏於家公之大節表表細行卓卓總其大都曰剛曰明曰忠曰
義嗚呼世豈可無斯人哉有斯人而使天下知天生人才自足備

一時不測之用爲人臣而敢於欺其君者未得遂長驅無礙也於是乎銘曰大湖三萬六千頃浴日沐月天地闢上有羣山儲眞精龍蟠虎踞護其脈湖山森聳若執圭湖波隱見如拱璧山環水廻自千古下爲光祿劉公宅形所託今來寧茲神何方兮無不適有時吐氣成長虹猶能三褫奸雄魄

劉貞母墓表

嗚呼此吾友劉節卿之母也余與節卿受經澄泉茹先生交節卿最密知節卿最深節卿十四歲而孤奉母至孝母嘗病痢殆矣目中若見有神物以語節卿節卿遽搏穎號神願身代母母見神拱而揖節卿病竟愈於是節卿每至神祠輒祈減年益母以爲恒其至性誠願得小有樹立博親一歡顏卽一日如百年立稿無恨而不幸家貧糊口教授旦夕不躡庭闈問安否所娶婦奇惡聞孝順乾坤正氣集

卷二十六

壽

字吐不欲入耳節卿每對余言及此飲其淚矣數數欲逐其婦余曰甚善而節卿孱力又不勝尼之者未果母卒二十年而節卿哀慕一日也卒出其婦以報余曰了此不了念矣則又手一狀謂余曰奈何以吾子而不有一言錄吾母吾不及掩諸幽以樹吾墓矣余讀之愴然發二十年慨也曰悲哉宜節卿之一日不能去諸懷也夫節卿之尊人冉泉公家故給饋粥也有仇中之役家立挫冉泉念其兩大人且老裕而遷窘邑邑中病相續卒當是時貞母之哭其夫父南橋公大母周孺人邑邑中病相續卒當是時貞母之哭其夫哭其翁哭其姑聲不絕也豈一日有生人趣哉旣滿喪而節卿之婦且入室矣迄其卒十年間僅得節卿一補諸生拊心自慰耳悲哉宜節卿之一日不能去諸懷也貞母姓傅氏父曰愛萱公母曰張孺人年十七而歸冉泉公孝事父母歲一省愛萱公一迎張孺

人別卽涕淫淫如嫁時順事舅姑周孺人嗃嗃也又喜夜飲酒或至丙漏母必屏息侍之周孺人寢乃寢或時被呵母顏益和周孺人亦歎曰賢婦賢婦周孺人病痢孺人不解衣而扶持浣滌穢褻未嘗任人事再泉公婉而莊笑不至噤暑不露體再泉公沒而且夕依几筵哭上食終身編素見其容聞其聲者輒酸鼻也教節卿兄弟慈而能嚴每稱讀書作人隆師擇友家人有嘻笑於前者必令節卿答之曰未亡人前而笑何也其貞一如此故曰貞母也高攀龍曰天道豈可以意測哉惟聖人知之今夫感應者桴鼓也婦而善承嚴姑姑而正得逆婦何謬戾不倫至此說者曰此所以成之也非嚴姑不徵其順矣非逆婦不彰其慈矣是則然要之未盡其理死生者晝夜也人見生而不見死必謂善惡俱一死而盡則凶人畢世忒睚與善者恬然俱逝若是其幸與夫旣曰沒寧有不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六十一

五

寧者矣惟聖人知之故曰惠迪吉從逆凶嗟乎貞母之爲吉也豈顧問哉

魏繼川先生墓表

萬曆壬辰春繼川先生魏公卒於家越三十年其子大中以工科給事中遇覃恩贈公如其官錫山高攀龍表其墓曰嗚呼是古之隱君子篤行善者也宜其迓休食福後人蔚起爲時聞人與公名邦直字君賢別號繼川世居嘉興後析爲嘉善人曾祖諱顯祖隱齋翁諱繼宗父南川翁諱祥配楊生二子公行二生而從祖母抱爲子五歲復歸楊又一歲楊孺人卒俗議火葬公慟仆地曰奈何不一抔吾母南川公涕而厝不火公旣娶今贈孺人薛歲饑家日挫繼母周亦舉一子析箸矣周復舉子其同母兄曰是箸將焉出南川公趣溺之公亟往抱持有咎其背者弗顧薛孺人且生女並

乳之會前所抱公爲子者無嗣貴頗饒公曰吾可乳吾弟不可子
吾弟以代吾所當嗣者可矣季得讀書成諸生公續其命於呼吸
又推讓嗣產可不謂難乎公析兄弟箸惟叔弟所與叔稱不便又
惟所易叔困子母公爲貿產償叔病疫戚黨戒不近公獨周旋叔
起公弗疫叔曰今日乃知二哥幸病瘳公締視惟謹至數年如一
日南川公困徭夙夜與公大傷曰大人日僕僕公府子乃嬉嬉擁
婦子乎一切力肩四壁盡矣薛孺人娠大中至無一塵無肯寓產
婦者傲於外家甫入而大中生公曰嗟乎有子矣何以糊其口於
是乃訓蒙士所訓皆村牧子公教以小學儀不急其循也教以讀
不盡其力也弱而熾者時休之居遠而風雨午膳之既而濯河干
者必躬視之脰脯聽其至者不責其不至者人大喜曰此嚴師而
慈父也爭願得就魏先生而公以遠其尊人覲饋源源大寒暑重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六十一

美

跣不替事其兄如事父也事其舅如事母也事其鄉人之十年長
者如事兄也公又推之人人與父言慈與子言孝與弟言悌與農
言勤與賈言信與婦言貞有兄弟數年閭牆者其弟來公責以大
義弟大感動其兄聞之謝曰非公不能直我公曰吾弟爲若弟言
不直在若不在弟也若不兄與若弟不弟何以異兄亦泣自咎且
日兄弟各詣公謝懽如初公居人骨肉間多類此鄉之訟者不願
之官府質多質於公有憾公者面詆公衆怒欲擊之公急止曰徐
徐使彼自醒毋重其迷居無何果踵門謝公好藝蔬蔬美有盜蔬
者公窺之爲迤東第二鄰某甲且委蔬去公悉刈蔬以半分餉東
西鄰各二家因以及盜者比舍有垂圮屋市錫者居之大雪夜半
聲如崩公曰市錫者殆矣披衣往發其覆解衣衣之得不死公不
輕貸人一錢不輕餐人一飯不輕殺一牲不輕膳一肉遇貧而瀆

死者傾壘授之每日半而炊冬半而祭以爲常而怡然自安眉宇
無簗人色置身於一家一鄉中春風藹如無論人安公公亦安人
與公居者依依不忍去去而若割矣公何以得此日好行善而不
慕利於人不吝利於己也故曰是古之隱君子篤於善者夫人有
心念不舍於善而天不應之善者乎當大中產僦屋時公名在天
壤不朽矣不待今日也易曰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不舍善則不
舍命必有非常之人自天而隕者

乾坤正氣集

卷三

三

